



● 作者/Christopher Nelson and Eric Pedersen ● 譯者/袁平 ● 審者/馬浩翔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Naval Intelligence Must Relearn Its Own Navy

取材/2020年2月美海軍學術月刊(*Proceeding*, February/2020)

美海軍情報專責人員長久以來均將重點放在分析敵軍，反而欠缺對美海軍戰鬥力量的基本了解。如此文化阻力造成初階及高階軍官普遍缺乏相關知識，也影響戰力整備與建軍實力發展。



海軍情報專責人員必須同時瞭解威脅及美軍戰力，以提供作戰部門最佳支援。瞭解威脅的最佳方式就是比較與說明，例如情報官在向航艦艦載機聯隊長簡報俄國蘇愷-34戰轟機(上圖)能力時，就必須以F/A-18超級大黃蜂(左圖)能力進行比較說明。

海軍情報部門有句名言「我們不研析藍軍」(We don't do blue)，意指情報專責人員並不分析與報告藍軍，也就是關於美海軍的作戰、戰力或準則採行，而是專注在敵軍：紅軍的情報。

這句名言並不精確，而且還隱藏更大問題，「我們不研析藍軍」的本意絕非

是太多情報專業圈人士長久以來所認知「我們不需要熟悉藍軍」。今日，可悲的實況是多數海軍情報軍官，就連對海軍戰力的基本瞭解都很欠缺。

在「我們不研析藍軍」所展現的文化阻力外，有多項因素讓此問題更加惡化，包括海軍資訊作戰圈的海軍情報專長需有



情報分析，不僅只針對敵軍，知彼知己，方可克盡全功。圖為美海軍軍令部長吉爾第(Mike Gilday)上將在訪視海軍遠征情報指揮部(Naval Expeditionary Intelligence Command, NEIC)時，與官兵晤談。

(Source: USN/ Marissa Vermeulen)

額外軍官合格認證，且海軍情報軍官的經管歷練，並未持續並且廣泛接觸美海軍戰力，而最重要的是美國在過去30年中並未遭遇任何與之分庭抗禮的海軍。

當然，海軍情報軍官主要必須專注於威脅(紅軍的企圖與能力)，但他們將無法提供作戰部門完整的威脅評估，除非他們對美軍戰力有充分的基本知識，尤其是海軍戰力。

作戰指揮官需要專責情報人員來明確說明敵軍能力、現況及未來可能發展，這是亙久不

變的，未來也將會是情報專責人員的主要職掌。因此，任何有關敵軍企圖與行動的討論，必須同時考量敵軍如何看待美海軍戰力與作戰方式。若不具備此種見解，當情報官起身簡報敵軍武器射程、基本戰術及準則時，就僅只描述了部分狀況。

假若情報圈想要提供其指揮官完整評估報告，海軍的情報專責人員就必須澈底瞭解美海軍部隊，亦即回歸基本面，此過程會需要大費周章且花費鉅資來調整訓練及程序。

回歸基本面

傳聞軼事顯示美軍初階及高階軍官均欠缺海軍戰力、載臺、武器及感測器的知識，例如近期對20位初階情報軍官進行了一份列有四個問題的非正式問卷調查：SM-2是什麼？射程為何？Mk-48是什麼？射程多少？結果並不令人驚訝——著實令人沮喪，但卻是可想而知。僅有一半軍官能夠識別SM-2、只有三位能夠識別Mk-48(魚雷)，更只有兩位前水面作戰軍官能答出還算正確範圍內的射程。而這些都是美海軍裝配使用中的武器，SM-2(標準二型飛彈)是海軍幾乎配備在所有驅逐艦與巡洋艦的主要防空飛彈，而Mk-48則是潛艦部隊使用的重型魚雷，用在反潛或反水面作戰。

最近在海軍戰爭學院海爾賽第一戰研小組(Halsey Alfa Group)中流傳的傳聞軼事，也顯示中高階海軍情報軍官同樣欠缺足夠的藍軍知識，海爾賽第一戰研小組是「海軍戰爭學院轄下的師生合作研究小組，運用軍事作戰研究與自由統裁兵棋推演仔細檢驗高強度傳統作戰」，¹ 每年約有15位少校至中

校(多為聯合作戰軍官或情報軍官)組成此戰研小組來「分析與兵推戰區層級的應急事件」。²

連續兩年，海爾賽第一戰研小組對新進軍官施以60道題的測驗，以瞭解他們的專業知識程度。這些題目涵蓋現代作戰系統、相關地理學及有關武器與感測器的基礎科學原理，其中包括「常見武器如魚叉或東風21D型飛彈的射程、公里與海哩的換算常數、嘉手納空軍基地的位置、(無線電)頻譜中S波道相對於L波道的頻率，以及(低軌道)與(地球同步)衛星間的差異」。³ 情報軍官的平均分數獲得勉強及格的65分。⁴

不幸的是，除了有限的戰術戰技專長測驗結果外，海軍對軍官在自身載臺的知識程度，未具備任何經驗值，任何海軍層級都沒有聯合作戰知識的測驗。無論如何，這些傳聞軼事展現的現況實在令人喪氣。⁵

初階情報軍官在勉力學習威脅戰力及試圖與時俱進的同時，許多海軍載臺仍將持續存在於他們的整體職涯。海軍情報專責人員應該在職涯早期就要好好學習基本的藍軍作戰能力。

不全是紅軍

欲瞭解國外海軍的複雜性是令人氣餒的任務，今日的海軍情報軍官必須緊盯住來自狡詐威脅如俄羅斯、中共、北韓及伊朗等為數頗多的國家，同時又必須瞭解海軍人員在反恐作戰時面對的各種不同威脅。

海軍必須時刻備便在接獲臨時通知下奔赴全球各地執行各項任務，在此種複雜環境下作戰，更凸顯海軍情報部門所擔負的重要角色。海軍領

導階層在有限資源下須決定建構何種戰力，以及在何處以何種方式運用之。他們理應獲得最佳資訊以作出重要決定，而提供此種資訊的任務主要落在情報部門上。

提供優質威脅評估須瞭解敵軍心態以預想其行動，這是情報部門的基本功，若無法瞭解敵軍企圖達成的目標與原因，則不可能預期對方動作。很多證據顯示，美軍戰力——尤其是海軍——



海軍情報專責人員欠缺對美海軍戰力的足夠瞭解，如標準二型(SM-2)防空飛彈，圖為馬斯廷號飛彈驅逐艦(USS *Mustin*, DDG-89)於勇敢之盾演習中的發射情形。



已成為敵軍發展準則、戰力及戰術的主要驅動源，敵軍會詳加檢視美軍並且規劃出因應之策，當某種美軍武器服役時，反制武器就跟著上場，當對方某種武器服役時，美軍的反制武器也假以顏色，如此周而復始。若不瞭解敵軍如何看待美軍戰力及企圖所形成的威脅概念，即嘗試預測其行動，結果將毫無勝算。

深入瞭解美軍戰力和限制可提升情報軍官的專業技能。首先，具有此種知識的軍官能夠迅速且正確排出威脅的優先次序；其次，瞭解美軍部隊使其能夠辨識最容易利用的敵軍弱點；再者，完整透視敵我雙方作戰層級，能夠幫助美軍發現敵軍情報部門的成就，例如在冷戰時期，情報軍官在深入瞭解紅藍雙方部隊後，甚至懷疑海軍作戰層級已遭蘇聯滲透，之後亦經證實的確如此。⁶

在「維持海上優勢的設計2.0版」(Design for Maintaining Maritime Superiority Version 2.0)中，闡明中共及俄羅斯「過去20年持續研習美軍作法」，且已「取得競爭優勢並且能利用



2019年6月27日，美海軍戰爭學院舉行第二屆國際兵推初階課程，提供國際學官有關美軍兵推簡介。(Source: USN/ Gary Ross)

美軍弱點」，不難想像任何一位中共或俄羅斯海軍官員在海爾賽第一戰研小組的測試中，獲得的成績會比65分更高。因此，海軍情報部門絕不能讓操勞過度的作戰指揮官、參謀群及高階決策長官自行翻查或整理威脅評估，再運用於藍軍戰力上；反之，他們應成為比今日更具價值的工作夥伴，資訊完備的情報軍官，能夠協助其達成最佳的戰術及作戰方案。

建構藍軍知識

海軍情報的高階領導可以做些改變，以改善情報圈對美軍

作戰能力的知識程度，以下每項建議實行起來都不容易，但皆可協助建構起對美海軍武器及戰力基本工作知識。

資訊作戰軍官個人合格認證要增加完整美海軍作戰載臺及武器章節。若在軍官職涯早期具備美軍載臺的初級知識，即可奠定基礎，並隨著時間而日益累積。單純就因為時間不夠，情報軍官在往後職涯中並不會廣泛接觸這些資料，使得軍官必須要自學其派職戰隊或艦船之作戰能力，通常是將這些資料囫圇吞棗。

輪調更多情報軍官至獨立部

署的驅逐艦及巡洋艦。如此將增加情報軍官的海勤時間，從而可接觸到更多水面海軍；反之亦可讓獨立部署單位及所屬情報專業人員更瞭解區域威脅及敵海軍戰力，同時也符合「設計2.0版」及分散式海上作戰戰略。在通訊受阻的環境下，實在需要將更多人員由情報中心派赴水際。

開設訓期(若非數月也要數週)的中階情報里程碑課程，測驗從嚴，學員也要有結訓排名。這課程應安排戰術教官討論海軍作戰能力，並且紮實研討中共、俄羅斯、北韓及伊朗等國威脅。在情報軍官基礎課程結束後，海軍情報軍官的訓練方式是依菜單點菜——以預派職務至不定地點接受職前訓練，情報圈無法確認其是否可維持專業知識水準。而在航空圈及水面作戰圈，均會要求中階操作人員在課堂、模擬儀或返回座艙時能夠展示其深厚知識。而情報界亦須如此。

當(航空母艦或大型兩棲突擊艦)進行長期大修時，單位的情報軍官應定期輪派去服勤艦船，或派訓至現有情報課程。目

前，情報軍官在大修期間仍留駐艦上，然後被要求在部署前幾個月內就要深入熟悉區域內的威脅。情報部門官兵在大修期間要看管情報艙間、處理安全許可、支援維修工作、當值更勤，還要參加母港附近的短期班隊及會議，這些都是重要工作，然而大修期間情報知識會大幅衰退。複訓(Workup)旨在讓情報部門趕上腳步並備便部署，但海軍情報部門很快就會發現敵軍現代化及有新式武器服勤，導致複訓時間不夠充裕，從而無法吸收足夠資訊，以在開始部署後能滿足指揮官情報需求。

海軍情報部門必須評估自身不足之處，並且討論出教育情報軍官關於藍軍部隊的方法，就算採用本文各項建議，單靠這些由上而下的解決方案本身，亦無法填補情報界的知識缺口。

最好的情報軍官將會持續為之一盡其所能的自發研習紅藍雙方的戰力——但整個情報界仍須考量創新點子。下一代必須發展並保持對紅軍及藍軍雙方戰力的高度瞭解。

作者簡介

Christopher Nelson中校是美海軍情報辦公室的東亞資深海軍情報副理，亦為專業情報軍官，畢業於美海軍戰院及海上先進作戰學校。

Reprint from *Proceedings*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See the U.S. Naval War College website: usnwc.edu/Research-and-Wargaming/Advanced-Research-Programs/Halsey-Alfa-ARP.
2. Jim FitzSimonds, Professional Illiterac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9).
3. FitzSimonds.
4. 本文作者與Jim FitzSimonds於2019年7月9日的私人通訊。情報軍官的平均分數是65分(雖然學生人數很少)，兩年來的最高分是76分，由某位對諸多軍事課題具有濃厚興趣的大黃蜂飛行員獲得。但更令人難堪的是全班均分只有19分(滿分100分)。
5. 本文作者與FitzSimonds的私人通訊。
6. Christopher Ford與David Rosenberg所著《海軍將領的優勢》(*The Admirals' Advantag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5)，頁192。當時為作戰情報分析員的前美海軍情報局副局長Richard Haver，懷疑蘇聯已經識破海軍密碼，逮獲John Walker Lindh的間諜網後即證實了如此疑慮。